

73752/8181 D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土

忠義水滸全書

第三十一回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

○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話說張都監聽信這張團練說誘囑托替蔣門神報讐要害武松性命誰想四箇人倒都被武松搠殺在飛雲浦了當時武松立於橋上尋思了半晌躊躇起來怨恨冲天不殺得張都監如何出得這口恨氣便去死屍身邊解下腰刀選好的取把將來跨了揀條好朴刀提着再逕回孟州城裏來進得城中早是黃昏時候只見家家閉戶處處關門但見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此一段殺  
說得日月  
男刀光歷  
亂伊靜人  
儒士亦能  
英雄

十字街熒煌燈火，九曜寺杳靄鐘聲。一輪明月掛青天，幾點疎星明碧漢。六軍營內鳴鳴畫角，頻吹五鼓樓頭。點點銅壺正滴，兩兩佳人歸繡幙。雙七士子掩書帙，當下武松人得城來，逕趨去張都監後花園牆外。却是一箇馬院，武松就在馬院邊伏着，聽得那後槽却在衙裏未曾出來。正看之間，只見呀地角門開，後槽提着箇燈籠出來。裏面便開了角門，武松却躲在黑影裏聽。那更鼓時早打一更四點，那後槽上了草料，掛起燈籠鋪開被臥，脫了衣裳上牀便睡。武松却來門邊挨那門響，後槽喝道：「老爺方纔睡，你要偷我衣裳也早些哩。」武松把朴刀倚在門邊。

却掣出腰刀在手裏，又呀呀地推門。那後槽那裏忍得住，便從牀上赤條條地跳將起來，拿了攪草棍，拔了棧，却待開門。被武松就勢推開去，搶入來，把這後槽劈頭揪住，却待要叫。燈影下見明晃晃地一把刀在手裏，先自驚得入分軟了，口裏只叫得一聲饒命。武松道：「你認得我麼？」後槽聽得聲音，方纔知是武松，便叫道：「哥哥不干我事，你饒了我罷。」武松道：「你只實說張都監如今在那裏？」後槽道：「今日和張團練、蔣門神，他三箇喫了一日酒，如今兀自在鴛鴦樓上喫哩。」武松道：「這話是實麼？」後槽道：「小人說謊就害疔瘡。」武松道：「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一刀，把這後槽殺了。

脚踢過屍首把刀插入鞘裏就燈影下去腰裏解下施恩  
 送來的綿衣將出來脫了身上舊衣裳把那兩件新衣穿  
 了拴縛得緊轉把腰刀和鞘跨在腰裏却把後槽一牀單  
 被包了散碎銀兩入在纏袋裏却把來掛在門邊又將兩  
 扇門立在牆邊先去吹滅了燈火却閃將出來拿了朴刀  
 從門上一步步爬上牆來此時却有些月光〇見〇明亮武松從  
 牆頭上一跳却跳在牆裏便先來開了角門梭過了門扇  
 復翻身入來虛掩上角門樓都提過了武松却望燈明處  
 來看時正是廚房裏只見兩箇丫嬛正在那湯罐邊埋冤  
 所道伏侍又一日兀自不肯去睡只是要茶喫那兩箇客

此精細

起聞極緊  
無眼光芒

張都監要  
致死武松  
肯先殺生  
路作熟路

人也不識羞耻。噯得這等醉了也兀自不肯下樓去歇息。  
〇添〇此〇句〇有〇幾〇少〇餘〇音  
 只說箇不了。那兩箇女使正口裏喃喃訥訥地怨悵武松。  
 却倚了朴刀。掣出腰裏那口帶血刀來把門一推呀地推。  
 開門搶入來。先把一箇女使鬚角兒扶住。一刀殺了。那一  
 箇却待要走。兩隻脚一似釘住了的。再要叫時口裏又似  
 啞了的。端的是驚得呆了。休道是兩箇丫嬛。便是說話的  
 見了也驚得口裏半舌不展。武松手起一刀也殺了。却把  
 這兩箇屍首拖放竈前去了。〇再〇滅〇厨下燈火趁〇再〇見〇着那牕外月光  
 一步步挨入堂裏來。武松原在衙裏出入的人。已自都認  
 得路數。逕蹙到鴛鴦樓胡梯邊來。捏脚捏手。摸上樓來。此

不知知做  
子自己的  
死路天道  
分明

時親隨的人都伏事得厭煩遠遠地躲去了只聽得那張  
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箇說話武松在胡梯口聽只聽得  
蔣門神口裏稱讚不了只說虧了相公與小人報了冤讐  
再當重重地評答恩相這張都監道不是看我兄弟張團  
練面上誰肯幹這等的事你雖費用了些錢財却也安排  
得那廝好這早晚多是在那裏下手那廝敢是死了只教  
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道這四箇對付他一箇有甚麼不了再有幾箇性命也沒  
了蔣門神道小人也分付徒弟來只教就那裏下手結果  
了快來回報正是

暗室從來不可欺

古今奸惡盡誅夷

金風未動蟬先噪

暗送無常死不知

武松聽了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三千丈中破了青天右

手持刀左手又開五指搶入樓中只見三五枝燭熒煌

一兩處月光射入樓上甚是明朗面前酒器皆不曾收蔣

門神坐在交椅上見是武松喫了一驚把這心肝五臟都

提在九霄雲外說時遲那時快蔣門神急要掙扎時武松

早落一刀劈臉剝着和那交椅都砍翻了武松便轉身回

過刀來那張都監方纔伸得脚動被武松當時一刀齊耳

連頸子砍着撲地倒在樓板上兩箇都在掙命這張團

練終是箇武官出身雖然酒醉還有些氣力見剝翻了兩箇料道走不迭便提起一把交椅輪將來武松早接箇住就勢只一推休說張團練酒後便清醒白醒時也近不得武松神力撲地望後便倒了武松趕入去一刀先剝下頭來蔣門神有力掙得起來武松左腳早起翻筋斗踢一脚按住也割了頭轉身來把張都監也割了頭見桌子上有酒有肉武松拿起酒鍾子一飲而盡連喫了三四鍾便去死屍身上割下一片衣襟來蘸着血去白粉壁上大寫下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把桌子上器皿踏匾了揣幾件在懷裏却待下樓只聽得樓下夫人聲音叫道樓上官

武松

人們都醉了快着兩箇上去攙扶說猶未了早有兩箇人上樓來武松却閃在胡梯邊看時却是兩箇自家親隨人便是前日拿捉武松的武松在黑處讓他過去却攔住去路兩箇入進樓中見三箇屍首橫在血泊裏驚得面面厮覷做聲不得正如分開八片頂陽骨傾下半桶冰雪水急待回身武松隨在背後手起刀落早剝翻了一箇那一箇便跪下討饒武松道却饒你不得揪住也砍了頭殺得血濺盡樓屍橫燈影武松道一不做二不休殺了一百箇也只是這一死提了刀下樓來夫人問道樓上怎地大驚小怪武松搶到房前夫人見條大漢人來兀自問道是誰武

此八個字  
怪奇可憐

冷雋可愛  
是絕妙元

兩

勝鈍刀說  
一番愈見  
鋒銳

松的刀早飛起劈面門刺着倒在房前聲喚武松按住將  
去割時刀切頭不入武松心疑就月光下看那刀時已自  
都砍缺了武松道可知割不下頭來便抽身去後門外去  
拿取朴刀丢了缺刀復翻身再入樓下來只見燈明前番  
那箇唱曲兒的養娘玉蘭引着兩箇小的把燈照見夫人  
被殺死在地下方纔叫得一聲苦也武松握着朴刀向玉  
蘭心窩裏擰着兩箇小的亦被武松擰死一朴刀一箇結  
果了走出中堂把懷拴了前門又入來尋着兩三箇婦女  
也都擰死了在房裏武松道我方纔心滿意足走了罷休  
撇了刀鞘提了朴刀出到角門外來馬院裏除下纏袋來

翻書只這  
拴了前門  
四字塞了  
許多破綻

一毫○不○差

一毫○不○差

○七見

又提○散○一○

把懷裏踏匾的銀酒器都裝在裏面恰在腰裏拽開脚  
倒提朴刀便走到城邊尋思道若等開門須喫拿了不如  
連夜越城走便從城邊踏上城來這孟州城是箇小去處  
那土城苦不甚高就女牆邊望下先把朴刀虛按一按刀  
尖在上棒梢向下托地只一跳把棒一柱立在豪壑邊月  
明之下看水時只有一二尺深此時正是十月半天氣各  
處水泉皆涸武松就豪壑邊脫了鞋襪解下腿絀護膝抓  
扎起衣服從這城濠裏走過對岸却想起施恩送來的包  
裏裏有雙八搭麻鞋取出來穿在脚上聽城裏更點時已  
打四更三點武松道這口鳥氣今日方纔出得鬆滕梁園

五○見○

只一雙鞋  
也不死煞

雖好不是以戀之家只可撒開提了朴刀投東小路便走

詩曰

只圖路上開刀  
一人害却多人  
不然冤鬼相纏  
還喜樓中飲酒  
殺心慘於殺手  
安得抽身便走

六句一氣  
好詩

時才知  
痛好點染

走了○點○五○更○入○化○一五更天色朦朦朧朧尚未明亮武松一夜辛苦身體困倦棒瘡發了又疼那裏熬得過望見一座樹林裏一個小小古廟武松迤入裏面把朴刀倚了解下包裹來做了枕頭撲翻身便睡却待合眼只見廟外邊探入兩把撓鈎把武松搭住兩箇人便拾入來將武松按定一條繩索

打虎  
似牽羊  
以慷慨  
可以墮淚

死也為名  
須知憤而  
葉名是英  
雄死而求  
名亦是英

綁了那四箇男女道這鳥漢子却肥好送與大哥去武松那裏掙扎得脫被這四箇人奪了包裹朴刀却似牽羊的一般脚不點地拖到村裏來這四箇男女於路上自言自說道看這漢子一身血跡却是那裏來莫不做賊着了手來武松只不做聲由他們自說行不到三五里路早到一所草屋內把武松推將進去側首一箇小門裏面尚點着碗燈四箇男女將武松剝了衣裳綁在亭柱上武松看時見竈邊梁上掛着兩條人腿武松自肚裏尋思道却撞在橫死神手裏死得沒了分曉早知如此時不若去孟州府裏首告了便喫一刀一副却也留得一箇清名於世正是



殺盡奸邪恨始平  
千秋意氣生無愧

英雄逃難不逃名  
七尺身軀死不輕

那四箇男女提着那包裹口裏叫道大哥大嫂快起來我  
們張得一頭好行貨在這裏了只聽得前面應道我來也  
你們不要動手我自來開剝沒一盞茶時只見兩箇人入  
屋後來武松看時前面一箇婦人背後一箇大漢兩箇定  
睛看了武松那婦人便道這箇不是叔叔武都頭那大漢  
道快解了我兄弟武松看時那大漢不是別人却正是菜  
園子張青這婦人便是母夜叉孫二娘這四箇男女喫了  
一驚便把索子解了將衣服與武松穿了頭巾已自扯碎

好像  
言語情

便是、做、行、者、的、清

且拏箇瓊筓子與他戴上原來這張青十字坡店面作坊  
却有幾處所以武松不認得張青即便請出前面客席裏  
敘禮罷張青大驚連忙問道賢弟如何恁地模樣武松答  
道一言難盡自從與你相別之後到得牢城營裏得蒙施

在此、一、句、內、

將、血、跡、模、糊、的、棒、撻、苦、楚、都、稱

尋常手  
此處但  
將前事  
說一遍  
覽者或  
此為牽  
游衍不  
前面說  
十分熱  
十分緊  
正宜鬆

管營兒子喚做金眼彪施恩一見如故每日好酒好肉管  
顧我為是他有一座酒肉店在城東快活林內甚是趁錢  
却被一箇張團練帶來的蔣門神那厮倚勢豪強公然白  
白地奪了施恩如此告訴我却路見不平醉打了蔣門神  
復奪了快活林施恩以此敬重我後被張團練買囑張都  
監定了計謀取我做親隨設智陷害替蔣門神報讐八月

分冷一  
公如擊鼓  
必大播一  
番必輕敲  
近禮更復  
物惟方古  
首節奏方  
八心相起  
伏此文字  
最得消息

十五日夜只推有賊賺我到裏面却把銀酒器皿預先放  
在我箱籠內拏我解送孟州府裏強扭做賊打招了監在  
牢裏却得施恩上下使錢透了不曾受害又得當案葉孔  
目仗義疎財不肯陷害平人又得當牢一箇康節級與施  
恩最好兩箇一力維持待限滿脊杖轉配恩州昨夜出得  
城來耐耐張都監設計教蔣門神使兩箇徒弟和防送公  
人相幫就路上要結果我到得飛雲浦僻靜去處正欲要  
動手先被我兩脚把兩箇徒弟踢下水裏去赶上這兩箇  
鳥公人也是一村刀一箇擗死了都撇在水裏思量這口  
氣怎地出得因此再回孟州城裏去一更四點進去馬院

裏先殺了一箇養馬的後槽爬入牆內去就廚房裏殺了  
兩箇了孃直上鴛鴦樓上把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箇  
都殺了又砍了兩箇親隨下樓來又把他老婆兒女養娘  
都戳死了連夜逃走跳城出來走了一五更路一時困倦  
棒瘡發了又疼因行不得投一小廟裏權歇一歇却被這  
四箇綁縛將來那四箇搗子便拜在地下道我們四箇都  
是張大哥的火家因為連日賭錢輸了去林子裏尋些買  
賣却見哥哥從小路來身上淋淋漓漓都是血跡却在上  
地廟裏歇我四箇不知是甚人早是張大哥這幾時分付  
道只要捉活的因此我們只拿撓鈎套索出去不分付時

也壞了大哥性命。正是有眼不識太山。一時誤犯着哥哥。怒罪則箇張青夫妻兩箇笑道。我們因有掛心。這幾時。只要他們拿活的行貨。他這四箇如何省的。我心裏事。若是我這兄弟不困乏時。不說你這四箇男女。更有四十箇也。近他不得那四箇搗子。只顧嗑頭。武松喚起他來道。既然他們沒錢去賭。我賞你些。便把包裹打開。取十兩銀子。把與四人將去。分那四箇搗子。拜謝武松。張青看了。也取三二兩銀子。賞與他們。四箇自去分了。張青道。賢弟。不知我心。從你去後。我只怕你有些失支脫節。或早或晚回來。因此上分付這幾箇男女。但凡拿得行貨。只要活的那厮們。

如

慢仗些的。趁活捉了敵。他不過的。必致殺害。以此不教他們將刀仗出去。只與他撓鈎套索。方纔聽得說。我便心疑。連忙分付等我自來看。誰想果是賢弟。孫二娘道。只聽得叔叔打了蔣門神。又是醉了贏他那一箇來往人。不喫驚。有在快活林做買賣的客商。常說到這裏。却不知向後的事。叔叔困倦。且請去客房裏將息。却再理會。張青引武松去客房裏。睡下兩口兒。自去厨下安排些佳肴美饌酒食。管待武松。不移時。整治齊備。專等武松起來。相敘。有詩為

證

金寶昏迷刀劍醒

天高帝遠總無靈

詩甚新奇

如何。廊廟多凶。曜。

偏是江湖有救星。

却說孟州城裏張都監衙內也有躲得過的。直到五更纔敢出來。衆人叫起裏面親隨外面當直的軍牢都來看視。聲張起來。街坊鄰舍誰敢出來。捱到天明時分。却來孟州府裏告狀。知府聽說罷。大驚火。速差人下來。簡點了殺死人數。行兇人出沒去處。填畫了圖樣。格目。回府裏稟覆。知府道。先從馬院裏入來。就殺了養馬的後槽一人。有脫下舊衣二件。次到廚房裏。竈下殺死兩箇丫孃。後門邊遺下行兇。缺刀一把。樓上殺死張都監一員。并親隨二人。外有請到客官張團練與蔣門神二人。白粉壁上。衣襟蘸血。大

寫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樓下擗死夫人一口。在外擗死玉蘭并姪娘二口。兒女三口。共計殺死男女一十五名。擄掠去金銀酒器六件。知府看罷。便差人把住孟州四門。點起軍兵。并緝捕人員。城中坊廂里正。逐一排門搜捉。兇人武松。次日飛雲浦地望。保正人等告稱殺死四人在浦內。見有殺人血痕。在飛雲浦橋下。屍首俱在水中。知府接了狀子。當差本縣縣尉下來。一面着人打撈起四箇屍首。都檢驗了。兩箇是本府公人。兩箇自有苦主。各備棺木。盛殮了屍首。盡來告狀。催促捉拿兇首。償命。城裏閉門三日。家至戶到。遂一挨查五家。一連十家。一保那裏不去搜

水滸傳全書  
彙知府押了文書委官下該管地面各鄉各保各都各村  
盡要排家搜捉緝捕兇首寫了武松鄉貫年甲貌相模樣  
畫影圖形出三千貫信賞錢如有人知得武松下落赴州  
告報隨文給賞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宿食者事發到官  
與犯人同罪遍行鄰近州府一同緝捕且說武松在張青  
家裏將息了三五日打聽得事務茂刺一般緊急紛紛攘  
攘有做公人出城來各鄉村緝捕張青知得只得對武松  
說道二○哥○不○是○我○怕○事○不○留○你○久○住○如○今○官○司○搜○捕○得○緊  
急○排○門○挨○戶○只○恐○明○日○有○些○疎○失○必○須○怨○恨○我○夫○妻○兩○箇  
我○却○尋○箇○好○安○身○去○處○與○你○在○先○也○會○對○你○說○來○只○不○知

你○終○心○肯○去○也○不○武○松○道○我○這○幾○日○也○曾○尋○思○想○這○事○必  
然○要○發○如○何○在○此○安○得○身○牢○止○有○一○箇○哥○哥○又○被○嫂○嫂○不  
仁○害○了○甫○能○來○到○這○裏○又○被○人○如○此○陷○害○祖○家○親○戚○都○沒  
了○今○日○若○得○哥○哥○有○這○好○去○處○叫○武○松○去○我○如○何○不○肯○去  
只○不○知○是○那○裏○地○面○張○青○道○是○青○州○管○下○一○座○二○龍○山○寶  
珠○寺○花○和○尚○魯○智○深○和○一○箇○青○面○獸○好○漢○楊○志○在○那○裏○打  
家○劫○舍○霸○著○一○方○落○草○青○州○官○軍○捕○盜○不○敢○正○眼○覷○他○賢  
弟○只○除○那○裏○去○安○身○方○纔○免○得○若○投○別○處○去○終○久○要○喫○拳  
了○他○那○裏○常○常○有○書○來○取○我○入○夥○我○只○爲○戀○土○難○移○不○曾  
去○的○我○寫○一○封○書○備○細○說○二○哥○的○本○事○於○我○面○上○如○何○不

着、你、人、夥、武、松、道、大、哥、也、說、的、是、我、也、有、心、恨、時、辰、未、到、  
緣、法、不、能、轉、巧、今、日、既、是、殺、了、人、事、發、了、沒、潛、身、處、此、爲、  
最、妙、大、哥、你、便、寫、書、與、我、去、只、今、日、便、行、張、青、隨、卽、取、幅、  
紙、來、備、細、寫、了、一、封、書、把、與、武、松、安、排、酒、食、送、路、只、見、母、  
夜、又、孫、二、娘、指、着、張、青、說、道、你、如、何、便、只、這、等、叫、叔、叔、去、  
前、面、定、喫、人、捉、了、武、松、道、阿、嫂、你、且、說、我、怎、地、去、不、得、如、  
何、便、喫、人、捉、了、孫、二、娘、道、阿、叔、如、今、官、司、遍、處、都、有、了、文、  
書、出、三、千、貫、信、賞、錢、畫、影、圖、形、明、寫、鄉、貫、年、甲、到、處、張、掛、  
阿、叔、臉、上、見、今、明、明、地、兩、行、金、印、走、到、前、路、須、賴、不、過、張、  
青、道、臉、上、貼、了、兩、箇、膏、藥、便、了、孫、二、娘、笑、道、天、下、只、有、你、

乖、你、說、這、癡、話、這、箇、如、何、瞞、得、過、做、公、的、我、却、有、箇、道、理、  
只、怕、叔、叔、依、不、得、武、松、道、我、既、要、逃、災、避、難、如、何、依、不、得、  
孫、二、娘、大、笑、道、我、說、出、來、阿、叔、却、不、要、嗔、恠、武、松、道、阿、嫂、  
但、說、的、便、依、孫、二、娘、道、二、年、前、有、箇、頭、陀、打、從、這、裏、過、喫、  
我、放、翻、了、把、來、做、了、幾、日、饅、頭、餡、却、留、得、他、一、箇、鐵、界、箍、  
一、身、衣、服、一、領、卓、布、直、掇、一、條、襪、色、短、總、絲、一、本、度、牒、一、  
串、一、百、單、八、顆、人、頂、骨、數、珠、一、箇、沙、望、皮、鞘、子、插、着、兩、把、  
雪、花、鑲、鐵、打、成、的、戒、刀、這、刀、如、常、半、夜、裏、鳴、嘯、的、響、叔、叔、  
前、番、也、曾、看、見、今、既、要、逃、難、只、除、非、把、頭、髮、剪、了、做、箇、行、  
者、須、遮、得、額、上、金、印、又、且、得、這、本、度、牒、做、護、身、符、年、甲、貌、

相又和叔叔相等却不是前緣前世阿叔便應了他的名  
字前路去誰敢來盤問這件事好麼張青拍手道二娘說  
得是我倒忘了這一着正是

緝捕急如星火  
若要免除災禍

顛危好似風波  
且須做箇頭陀

張青道二哥哥你心裏如何武松道這箇也使得只恐我不  
像出家人模樣張青道我且與你扮一扮看孫二娘去房

中取出包裹來打開將出許多衣裳教武松裏外穿了武

松自看道却一似與我身上做的着了先裝漢阜直撥繫了欠姓得情景綠把

瓊笠兒除下來解開頭髮摺疊起來將界箍兒箍起掛着

數珠張青孫二娘看了兩箇喝采道却不是前生注定武

松討面鏡子照了也自哈哈大笑起來張青道二哥哥為何

大笑武松道我照了言也好笑我也做得箇行者大哥便

與我剪了頭髮張青拿起剪刀替武松把前後頭髮都剪

了詩曰

打虎從來有李忠  
幸有夜又能說法

武松綽號尚懸空  
頓教行者顯神通

武松見事務看看緊急便收拾包裹要行張青又道二哥哥

你聽我說不是我要便宜你把那張都監家裏的酒器留

下在這裏我換些零碎銀兩與你路上去做盤纏萬無一

細細零零  
既出結義  
心腸十分  
珍重可以  
落淚出涕

失武松道大哥見的分明盡把出來與了張青換了一包  
散碎金銀都拴在纏袋內繫在腰裏武松飽喫了一頓酒  
飯拜辭了張青夫妻二人腰裏跨了這兩口戒刀當晚都  
收拾了孫二娘取出這本度牒就與他縫箇錦袋盛了教  
武松掛在貼肉臂前武松拜謝了他夫妻兩箇臨行張青  
又分付道二哥於路小心在意凡事不可托大酒要少喫  
休要與人爭鬧也做些出家人行逕諸事不可躁性省得  
被人看破了如到了二龍山便可寫封回信寄來我夫妻  
兩箇在這裏也不是長久之計敢怕隨後收拾家私也來  
山上入夥二哥保重保重千萬拜上魯楊二頭領武松辭

此處極下  
贊詞却安  
頭得妙

了出門插起雙袖搖擺着便行張青夫妻看了喝采道果  
然好箇行者但見  
前面髮掩映齊眉後面髮參差際頸早直掇好似烏雲  
遮體雜色絲如同花蟒纏身額上界箍兒燦爛依稀火  
眼金睛身間布衲襖在爛彷彿銅筋鉄骨戒刀兩口擎  
來殺氣橫秋頂骨百顆念處悲風滿路敢人羅刹須拱  
手護法金剛也皺眉

當晚武行者辭了張青夫妻二人離了大樹十字坡便落  
路走此時是十月間天氣日正短轉眼便晚了約行不到  
五十里早望見一座高嶺武行者趁着月明一步步上嶺



來料道只是初更天色。武行者立在嶺頭上看時，見月從東邊上來，照得嶺上草木光輝。正看之間，只聽得前面林子裏有人笑聲。武行者道：「又來作恠這般一條淨蕩蕩高嶺，有甚麼人笑語？」走過林子那邊去，打一一看，只見松樹林中，傍山一座墳庵，約有十數間草屋，推開着兩扇小窗。一箇先生，攬着一箇婦人，在那窗前看月。戲笑武行者看了，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便想道：「這是山間林下出家人，却做這等勾當。」便去腰裏掣出那兩口爛銀也似戒刀來，在月光下看了道：「刀却似好，到我手裏，不會發市。」且把兩箇鳥先生試刀，手腕上懸了一把，再將這把插放鞘內，把

兩隻直掣袖結起，在背上竟來到庵前敲門。那先生聽得，便把後窗問上。武行者拏起塊石頭，便去打門，只見呀地側首門開，走出一箇道童來，喝道：「你是甚人，如何敢半夜三更大驚小恠，敲門打戶，做甚麼？」武行者睜圓恠眼，大喝一聲：「先把這鳥道童祭刀。」說猶未了，手起處，鏗地一聲響，道童的頭落在一邊，倒在地上。只見庵裏那箇先生大叫道：「誰敢殺我？」道童托地跳將出來，那先生手輪着兩口寶劍，竟奔武行者。武松大笑道：「我的本事，不要箱兒裏去取。正是撓着我的痒處，便去鞘裏再拔了那口戒刀，輪起雙戒刀來，迎那先生。兩箇就月明之下，一來一去，一回

兩口劍寒光閃閃雙飛刀冷氣森森鬪了良久渾如飛鳳  
迎鸞戰不多時好似角鷹拏兔兩箇鬪了十數合只聽得  
山嶺傍邊一聲響亮兩箇裏倒了一箇但見寒光影裏人  
頭落殺氣叢中血雨噴畢竟兩箇裏斫殺倒了一箇的是  
誰且聽下回分解

評 此一段殺說得燈月與刀光歷亂使靜人儒士亦  
能憤雄

忠義水滸全書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錦毛虎義釋宋江

當時兩箇鬪了十數合那先生被武行者賣箇破綻讓那  
先生兩口劍砍將人來被武行者轉過身來看得親切只  
一戒刃那先生的頭滾落在一邊屍首倒在石上武行者  
大叫菴裏婆娘出來我不殺你只問你箇緣故只見菴裏  
走出那箇婦人來倒地便拜武行者道你休拜我你且說  
這裏是甚麼去處那先生却是你的甚麼人那婦人哭着  
道奴是這嶺下張太公家女兒這菴是奴家祖上墳菴這

好風水却  
害性命

呀酒肉  
分口說妙

先生不知是那裏人來我家裏投宿言說善習陰陽能講  
風水我家爹娘不合留他在莊上因請他來這裏墳上觀  
看地理被他說誘又留他住了幾日那厮一日見了奴家  
便不肯去了住了三兩箇月把奴家爹娘哥嫂都害了性  
命却把奴家強騙在此墳裏住這箇道童也是別處擄  
掠來的這嶺喚做蜈蚣嶺這先生見這條嶺好風水以此  
他便自號飛天蜈蚣王道人武行者道你還有親眷麼那  
婦人道親戚自有幾家都是莊農之人誰敢和他爭論武  
行者道這厮有些財帛麼婦人道他也積蓄得一二百兩  
金銀武行者道有時你快去收拾我便要放火燒菴也那

婦人問道師父你要酒肉喫麼武行者道有時將來請我  
那婦人道請師父進菴裏去喫武行者道怕別有人暗等  
我麼那婦人道奴有幾根頭敢賺得師父武行者隨那婦  
人入到菴裏見小牕邊卓子上有酒肉武行者討大碗  
喫了一回那婦人收拾得金銀財帛已了武行者便就裏  
面放起火來那婦人捧着一包金銀獻與武行者乞性命  
武行者道我不要你的你自將去養身快走快走那婦人  
拜謝了自下嶺去武行者把那兩箇屍首都攏在火裏燒  
了插了戒刀連夜自過嶺來迤邐取路望着青州地面來  
又行了十數日但遇村坊道店市鎮鄉城果然都有榜文

張掛在彼處捕獲武松到處雖有榜文武松已自做了行者於路却没人盤詰他時遇十一月間天色好生嚴寒當日武行者一路上買酒買肉喫只是敵不過寒威上得一條土岡早望見前面有一座高山生得十分嶮峻武行者下土岡子來走得三五里路早見一箇酒店門前一道清溪屋後都是巔石亂山看那酒店時却是箇村落小酒肆但見

門迎溪澗山映茅茨疎籬畔梅開玉蘂小牕前松偃蒼龍烏皮卓椅盡列着瓦鉢甕甌黃土墻垣都畫着酒仙詩客一條青旆舞寒風兩句詩詞招過客端的是走驃

騎聞香須任馬使風靴知味也停舟

武行者過得那土岡子來逕逕入那村酒店裏坐下便叫道酒店主人家先打兩角酒來肉便買些來喫店主人應道實不瞞師父說酒却有些茅柴白酒肉却都賣沒了武行者道且把酒來盪寒店主人便去打兩角酒大碗價篩來教武行者喫將一碟熟菜與他過口片時間喫盡了兩角酒又叫再打兩角酒來店主人又打了兩角酒大碗篩來武行者只顧喫比及過岡子時先有三五分酒了一發喫過這四角酒又被朔風一吹酒却湧上武松却大呼小叫道主人家你真箇沒東西賣你便自家喫的肉食也回

些與我喫了一發還你銀子店主人笑道也不會見這箇  
出家人酒和肉只顧要喫却那裏去取師父你也只好罷  
休武行者道我又不自喫你的如何不賣與我店主人道  
我和你說過只有這些白酒那得別的東西賣正在店裏  
論口只見外面走入一條大漢引着三四箇人入店裏來  
武行者看那大漢時但見

頂上頭巾魚尾赤身上戰袍鴨頭綠脚穿一對踢土靴  
腰繫數尺紅胳膊面圓耳大唇闊口方長七尺以上身  
材有二十四五年紀相貌堂堂強壯士未侵女色少年

郎

那條大漢引着衆人入進店裏主人笑容可掬迎接道大  
郎請坐那漢道我分付你的安排也未店主人答道雞與  
肉都已煮熟了只等大郎來那漢道我那青花瓮酒在那  
裏店主人道有在這裏那漢引了衆人便向武行者對席  
上頭坐了那同來的三四人却坐在肩下店主人却捧出  
一樽青花瓮酒來開了泥頭傾在一箇大白盆裏武行者  
偷眼看時却是一瓮窖下的好酒被風吹過酒的香味來  
武行者聞了那酒香味喉嚨痒將起來恨不得鑽過來搶  
喫只見店主人又去厨下把盤子托出一對熟雞一大盤  
精肉來放在那漢面前便擺了菜蔬用杓子昏酒去盪武

行者看了自己面前只是一碟兒熟菜不由的不氣正是  
 眼飽肚中饑武行者酒又發作恨不得一拳打碎了那卓  
 子大叫道主人家你來你這厮好欺負客人店主人連忙  
 來問道師父休要焦燥要酒便好說武行者睜着雙眼喝  
 道你這厮好不曉道理這青花瓮酒和雞肉之類如何不  
 賣與我我也一般還你銀子店主人道青花瓮酒和雞肉  
 都是那大郎家裏自將來的只借我店裏坐地喫酒武行  
 者心中要喫那裏聽他分說一片聲喝道放屁放屁店主  
 人道也不曾見你這箇出家人恁地蠻法武行者喝道怎  
 地是老爺蠻法我自契你的那店主人道我不曾見出

不曾見出  
 家人如此  
 如此極醜

牙然行  
 爭可見  
 作事不  
 可說出  
 家人試  
 自已反  
 看恐不  
 曾見者  
 甚多

家人自稱老爺武行者聽了跳起身來又開五指望着店主  
 人臉上只一掌把那店主人打箇跟蹌直躡過那邊去那  
 對席的大漢見了大怒看那店主人時打的半邊臉都腫  
 了半日掙扎不起那大漢跳起身來指定武松道你這箇  
 烏頭陀好不依本分却怎地便動手動脚却不道是出家  
 人勿起嗔心武行者道我自打他于你甚事那大漢怒道  
 我好意勸你你這烏頭陀敢把言語傷我武行者聽得大  
 怒便把卓子推開走出來喝道你那厮說誰那大漢笑道  
 你這烏頭陀要和我厮打正是來太歲頭上動土那大漢  
 便點手叫道你這賊行者出來和你說話武行者喝道你

道我怕你不敢打你。一搶搶到門邊。那大漢便閃出門外。去武行者趕到門外。那大漢見武松長壯那裏。敢輕敵。便做箇門戶。等着他武行者。搶入去。接住那漢手。那大漢却待用力扶武松。怎禁得他千百斤神力。就手一扯。扯入懷來。只一撥撥。將去。恰似放翻小孩子的一般。那裏做得半分手脚。那三四箇村漢。看了手顫脚麻。那裏敢上前來。武行者踏住那大漢。提起拳頭。來只打實。落處打了二三十拳。就地。下提起來。望門外溪裏。只一丟。那三四箇村漢。叫聲苦。不知高低。都下溪裏來。救起那大漢。自攙扶着投南去了。這店主人喫了這一掌。打得麻了。動彈不得。白入屋

此一役  
出村大回  
出醉漢回  
出寒溪頭  
而有趣

後去躲避了。武行者道。好呀。你們都去了。老爺却喫酒肉。把箇碗去。白盆內。昏那酒來。只顧喫。卓子上那對雞。一盤子肉。都未曾喫動。武行者且不用箸。雙手扯來。任意喫。沒半箇時辰。把這酒肉和雞。都喫箇八分。武行者醉飽了。把直裰袖結在背上。便出店門。沿溪而走。却被那北風捲將起來。武行者捉脚不住。一路上。搶將來。離那酒店。走不得四五里路。傍邊土墻裏。走出一隻黃狗。看着武松。叫武行者。看時。一隻大黃狗。趕着吠。武行者大醉。正要尋事。恨那隻狗。趕着他。只管吠。便將左手鞘裏。掣出一口戒刀。來大踏步。趕那隻黃狗。遠着溪岸。叫武行者。一刀砍將去。却砍

不便接喚  
可的妙

箇空使得力猛頭重脚輕翻筋斗倒撞下溪裏去却起不  
來冬月天道溪水正涸雖是只有一尺深淺的水却寒  
令的當不得爬起来淋淋的一身水却見那口戒刀浸在  
溪裏武行者便低頭去撈那刀時撲地又落下去了只在  
那溪水裏滾岸上側首牆邊轉出一夥人來當先二箇大  
漢頭戴瑣笠子身穿鶯黃紵絲襖手裏拿着一條哨棒  
背後十數箇人跟着都拿木把白棍數內一箇指道這溪  
裏的賊行者便是打了小哥哥的如今小哥哥尋不見大  
哥哥自引了二三十箇莊客逕迤酒店裏捉他去了他却  
來到這裏說猶未了只見遠遠地那箇喫打的漢子換了

一身衣服手裏提着一條村刀背後引着三二十箇莊客  
都是有名的漢子怎見的正是叫做

- 長王三 矮李四 急三千 慢八百 笆上糞
- 屎裏蛆 米中虫 飯內屁 鳥上刺 沙小生
- 木伴哥 牛筋等

這一二十箇盡是爲頭的莊客餘者皆是村中搗子都拖  
鎗拽棒跟着那箇大漢吹風胡哨來尋武松趕到牆邊見  
了指着武松對那穿鶯黃襖子的大漢道這箇賊頭陀正  
是打兄弟的那箇大漢道且捉這厮去莊裏細細拷打那  
漢喝聲下手三四十人一發上可憐武松醉了掙打不得



急把張三  
緊付便有  
此篇

急要爬起來被衆人一齊下手橫拖倒拽捉上溪來轉過  
側首牆邊一所大莊院兩下都是高牆粉壁垂柳喬松圍  
繞着牆院衆人把武松推搶入去剝了衣裳奪了戒刀包  
裏揪過來綁在大柳樹上教取一束籐條來細細的打那  
廝却纔打得三五下只見莊裏走出一箇人來問道你兄  
弟兩箇又打甚麼人只見這兩箇大漢又手道師父聽稟  
兄弟今日和隣莊三四箇相識去前面小路店裏喫三杯  
酒耐耐這箇賊行者到來尋鬧把兄弟痛打了一頓又將  
來擲在水裏頭臉都磕破了險些凍死却得相識救了回  
來歸家換了衣服帶了人再去尋他那廝把我酒肉都喫

了却大醉倒在門前溪裏因此捉拿在這裏細細的拷打  
看起這賊頭陀來也不是出家人臉上見刺着兩箇金印  
這賊却把頭髮披下來遮了必是箇避罪在逃的囚徒問  
出那廝根原解送官司理論這箇喫打傷的大漢道問他  
做甚麼這禿賊打得我一身傷損不着一兩箇月將息不  
起不如把這禿賊一頓打死了火把燒了罷纔與我消  
得這口恨氣說罷拿起籐條恰待又打只見出來的那人  
說道賢弟且休打待我看他一看這人也像是一箇好漢  
此時武行者心中已自酒醒了理會得只把眼來閉了由  
他打只不做聲那箇人先去背上看了一杖瘡便道作怪這

偏他出來  
硬會看眼  
詐所感  
不飯  
那

模樣想是決斷不多時的疤痕轉過面前看了便將手把  
 武松頭髮揪起來定睛看了叫道這箇不是我兄弟武二  
 郎武行者方纔閃開雙眼看了那人道你不是我哥哥那  
 人喝叫快與我解下來這是我約兄弟那穿鶯黃襖子的  
 併喫打的盡皆喫驚連忙問道這箇行者如何却是師父  
 的兄弟那人便道他便是我時常和你們說的那景陽岡  
 上打虎的武松我也不知他如今怎地做了行者那弟兄  
 兩箇聽了慌忙解下武松來便討幾件乾衣服與他穿了  
 便扶入草堂裏來武松便○清○景○妙○色○要下拜那箇人驚喜相半扶住  
 武松道兄弟酒還未醒且坐一坐說話武松見了那人歡

驚能除瘡  
 喜得醒酒  
 總賦生奇

喜上來酒早醒了五分討些湯水洗漱了喫些醒酒之物  
 便來拜了那人相敘舊話那人不是別人正是鄆城縣人  
 氏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武行者道只想哥哥在柴大官人  
 莊上却如何來在這裏兄弟莫不是和哥哥夢中相會麼  
 宋江道我自從和你柴大官人莊上分別之後我却在那  
 那裏住得半年不知家中如何恐父親煩惱先發付兄弟  
 宋清歸去後却收拾得家中書信說道官司一事全得朱  
 雷二都頭氣力已自家中無事只要緝捕正身因此已動  
 了箇海捕文書各處追獲這事已自慢了却有這裏孔太  
 公屢次使人去莊上問信後見宋清回家說道宋江在柴

大官人莊上因此特地使人直來柴大官人莊上取我在這裏此間便是白虎山這莊便是孔太公莊上恰纔和兄弟相打的便是孔太公小兒子因他性急好與人厮鬧到處叫他做獨火星孔亮這箇穿鶯黃襖子的便是孔太公大兒子人都叫他做毛頭星孔明因他兩箇好習鎗棒却是我點撥他些箇以此叫我做師父我在此間住半年了我如今正欲要上清風寨走一遭這兩日方欲起身我在柴大官人莊上時只聽得人傳說道兄弟在景陽岡上打了大蟲又聽知你在陽穀縣做了都頭又聞鬪殺了西門慶向後不知你配到何處去兄弟如何做了行者武松答

如何數落  
得妙三兩  
却像有  
百句言  
口氣緊  
得妙以前  
又用實此  
須急受

道小弟自從柴大官人莊上別了哥哥去到得景陽岡上打了大蟲送去陽穀縣知縣就擡舉我做了都頭後因嫂嫂不仁與西門慶通姦藥死了我先兄武大被武松把兩箇都殺了自首告到本縣轉發東平府後得陳府尹一力救濟斷配孟州至十字坡怎生遇見張青孫二娘到孟州怎地會施恩怎地打了蔣門神如何殺了張都監一十五口又逃在張青家母夜叉孫二娘教我做了頭陀行者的緣故過蜈蚣嶺試刀殺了王道人至村店喫酒醉打了孔兄把自家的事從頭備細告訴了宋江一遍孔明孔亮兩箇聽了大驚撲翻身便拜武松慌忙答禮道却纔甚是衝

撞休怪休怪孔明孔亮道我弟兄兩箇有眼不識泰山萬  
 望恕罪武行者道既然二位相覷武松時却是與我烘焙  
 度牒書信并行李衣服不可失落了那兩口戒刀這串數  
 珠孔明道這箇不須足下掛心小弟已自着人收拾去了  
 整頓端正拜還武行者拜謝了宋江請出孔太公都相見  
 了孔太公置酒設席管待不在話下當晚宋江邀武松同  
 榻敘說一年有餘的事宋江心內喜悅武松次日天明起  
 來都洗漱罷出到中堂相會喫早飯孔明自在那裏相陪  
 孔亮握着疼痛也來管待孔太公便叫殺羊宰猪安排筵  
 宴是日村中有幾家街坊親戚都來相探又有幾箇門下

用昨日已  
 說作答從  
 叙說一年  
 中抽出照  
 應語便不  
 死

慶畢自己  
 轉及宋江

人亦來謁見宋江心中大喜當日筵宴散了宋江問武松  
 道二哥今欲往何處安身武松道昨日已對哥哥說了菜  
 園子張青寫書與我着兄弟投二龍山寶珠寺花和尚魯  
 智深那裏入夥他也隨後便上山來宋江道也有分好不瞞  
 你說我家近日有書來說道清風寨知寨小李廣花榮他  
 知道我殺了閻婆惜每每寄書來與我千萬教我去寨裏  
 住幾時此間又離清風寨不遠我這兩日正待要起身去  
 因見天氣陰晴不定未曾起程早晚要去那裏走一遭不  
 若和你同往如何武松道哥哥怕不是好情分帶携兄弟  
 投那裏去住幾時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遇赦不宥

又轉及花  
榮情文俱  
妙

直英雄義  
士之語

至意方宋  
江合便吸  
全部精神

因此發心只是投二龍山落草避難亦且我又做了頭陀。難以和哥哥同往路上被人設疑倘或有些決撒了須連累了哥哥便是哥哥與兄弟同死同生也須累及了花榮。山寨不好只是由兄弟投二龍山去了罷天可憐見異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時却來尋訪哥哥去。宋江道兄弟既有此心歸順朝廷皇天必祐若如此行不敢苦勸你只相陪我住幾日了去自此兩箇在孔太公莊上一住過了十日之上宋江與武松要行孔太公父子那裏肯放又留住。了三五日宋江堅執要行孔太公只得安排筵席送行管待。一日了次日將出新做的一套行者衣服皂布直裰并

帶來的度牒書信界籙數珠戒刀金銀之類交還武松又各送銀五十兩權為路費宋江推卻不受孔太公父子那裏肯只顧將來拴縛在包裹裏宋江整頓了衣服器械武松依前穿了行者的衣裳帶上鐵思籙掛了人頂骨數珠跨了兩口戒刀收拾了包裹拴在腰裏宋江提了朴刀懸口腰刀帶上瓊笠子辭別了孔太公孔明孔亮叫莊客背了行李弟兄二人直送了二十餘里路拜辭了宋江武行者兩箇宋江自把包裹背了說道不須莊客遠送我自和武兄弟去孔明孔亮相別自和莊客歸家不在話下只說宋江和武松兩箇在路上行着於路說些閒話走到晚歇

了。一宵次日早起打夥。又行兩箇喫罷飯。又走了四五十里。却來到一市鎮。上地名喚做瑞龍鎮。却是箇三岔路口。宋江借問那裏人。道：小人們欲投二龍山清風鎮。上不知從那條路去。那鎮上人答道：這兩處不是一條路去了。這裏要投二龍山去。只是投西落路。若要投清風鎮去。須用投東落路。過了清風山。便是宋江聽了。備細便道：兄弟。我和你今日分手。就這裏喫三杯相別詞。寄浣溪沙單題別意。

握手臨期話別難。山林景物正闌珊。壯懷寂寞客囊殫。旅次愁來。竟欲斷郵亭宿處。缺空彈。獨憐長夜苦漫漫。

又題此一

武行者道：我送哥哥一程。方却回來。宋江道：不須如此。自古道：送君千里。終有一別。兄弟。你只顧自己前程萬里。早的到了彼處。入夥之後。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攬掇魯智深、楊志投降了。日後但是去邊上一刀一鎗。博得箇封妻蔭子。久後青史上留一箇好名。也不枉了爲人一世。我自百無一能。雖有忠心。不能得進步。兄弟。你如此英雄。決定做得大事業。可以記心。聽愚兄之言。圖箇日後相見。武行者聽了。酒店中飲了數杯。還了酒錢。二人出得店來。行到市鎮稍頭三岔路口。武行者下了四拜。宋江洒泪不忍分別。又分付武松道：兄弟。休忘了我的言語。

日後相見  
四字囑付  
得妙  
好朋友做  
壞了人品  
只是不圖  
再會羞見  
先生耳

武松與宋  
江參差相  
接文緒甚  
清

水滸傳

少戒酒性保重保重。武行者自投西去了。看官牢記話頭。武行者自來二龍山投魯智深楊志入夥了。不在話下。且說宋江自別了武松轉身望東投清風山路上來。於路只憶武行者又自行了幾日。却早遠遠的望見清風山。看那山時但見

句妙却不  
入隊  
人心亦然  
非此則彼  
見

八回峩峩四圍險峻。古怪喬松盤鶴蓋。杈枒老樹掛藤蘿。瀑布飛流寒氣逼人毛髮冷。綠陰散下清光射日。夢魂驚澗水時聽。燕人各響峰巒。特起山鳥聲哀。麋鹿成羣。穿荆棘往來。跳躍狐狸結隊。尋野食前後呼號。若非佛祖修行處。定是強人打劫場。

宋江看見前面那座高山。生得古怪樹木稠密。心中歡喜。觀之不足。貪走了幾程。不曾問的宿頭。看看天色晚了。宋江心內驚慌。肚裏尋思。道若是夏月天道。胡亂在林子裡歇一夜。却恨又是仲冬。天氣風霜正冽。夜間寒冷。難以打熬。倘或走出一箇毒蟲虎豹來時。如何抵當。却不害了性命。只顧望東小路裏撞將去。約莫走了也是一更時分。心裏越慌。看不見地下。躡了一條絆脚索。樹林裏銅鈴響去。出十四五箇伏路小嘍囉來。發聲喊把宋江捉翻一條麻索。縛了。奪了朴刀。包裹吹起火把。將宋江解上山來。宋江只得叫苦。却早押到山寨裏。宋江在火光下看時。四下裏

水滸傳

第三十二回

十四

都是木柵當中一座草廳廳上放着二把虎皮交椅後面  
 有百十間草房小嘍囉把宋江捆做粽子相似將來綁在  
 將軍柱上有幾箇在廳上的小嘍囉說道大王方纔睡且  
 不要去報等大王酒醒時却請起來剖這牛子心肝做醒  
 酒湯我們大家喫塊新鮮肉宋江被綁在將軍柱上心裏  
 尋思道我的造物只如此偃蹇只為殺了一箇烟花婦人  
 變出得如此之苦誰想這把骨頭却斷送在這裏只見小  
 嘍囉點起燈燭熒煌宋江已自凍得身體麻木了動揮不  
 得只把眼來四下裏張望低了頭歎氣約有二三更天氣  
 只見廳背後走出三五箇小嘍囉來叫道大王起來了

運物代命  
 字妙

去把廳上燈燭剔得明亮宋江偷眼看時見那箇出來  
 大王頭上結着鷲梨角兒一條紅綃帕裹着身上披着  
 領棗紅紵絲衲襖便來坐在當中虎皮交椅上看那大王  
 時生得如何但見

赤髮黃鬚雙眼圓

臂長腰濶氣冲天

江湖稱作錦毛虎

好漢原來却姓燕

那箇好漢祖貫山東萊州人氏姓燕名順綽號錦毛虎原  
 是販羊馬客人出身因為消折了本錢流落在綠林叢內  
 打劫那燕順酒醒起來坐在中間交椅上問道孩兒們那  
 裏拿得這箇牛子小嘍囉答道孩兒們正在後山伏路只



聽得樹林裏銅鈴響原來這箇牛子獨自箇背些包裹撞了繩索一跤絆翻因此拿得來獻與大王做醒酒湯燕順道正好快去與我請得二位大王來同喫小嘍囉去不多時只見廳側兩邊走上兩箇好漢來左邊一箇五短身材一雙光眼怎生打扮但見

天青衲襖錦繡補

形貌崢嶸性兇鹵

貪財好色最强梁

放火殺人王矮虎

這箇好漢祖貫兩淮人氏姓王名英爲他五短身材江湖上叫他做矮脚虎原是車家出身爲因半路裏見財起意就勢劫了客人事發到官越獄走了上清風山和燕順占

住此山打家劫舍右邊這箇生的白淨面皮二牙掩口鬚瘦長膀濶清秀模樣也裹着頂絳紅頭巾怎地結束但見

衲襖銷金油綠

狼腰緊繫征裙

山寨紅巾好漢

江湖白面郎君

這箇好漢祖貫浙西蘇州人氏姓鄭雙名天壽爲他生得白淨俊俏人都號他做白面郎君原是打銀爲生因他自小好習鎗棒流落在江湖上因來清風山過撞着王矮虎和他鬪了五六十合不分勝敗因此燕順見他好手段留在山上坐了第三把交椅當下三箇頭領坐下王矮虎便

道孩兒們正好做醒酒湯快動手取下這牛子心肝來造三分醒酒酸辣湯來只見一箇小嘍囉掇一大銅盆水來放在宋江面前又一箇小嘍囉捲起袖子手中明晃晃拿着一把剗心尖刀那箇掇水的小嘍囉從何處得來便把隻手潑起水來澆那宋江心窩裏但凡人心都是熱血裏着把這冷水潑散了熱血取出心肝來時便脆了好喫那小嘍囉把水直潑到宋江臉上宋江歎口氣道可惜宋江死在這裏燕順親耳聽得宋江兩字便喝且不要潑裏燕順問道他那厮說甚麼宋江小嘍囉答道這厮口裏說道可惜宋江死在這裏燕順便起身來問道兀那漢子

寫得如此  
欽重

剗眼酬償  
取心

你認得宋江宋江道只我便是宋江燕順走近跟前又問道你是那裏的宋江宋江答道我是濟州鄆城縣做押司的宋江燕順道你莫不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殺了閻婆惜逃出在江湖上的宋江麼宋江道你怎得知我正是宋三郎燕順聽罷喫了一驚便奪過小嘍囉手內大刀把麻索都割斷了便把自身披的棗紅紵絲襖脫下來裏在宋江身上抱在中間虎皮交椅上喚起王矮兒鄭天壽快下來三人納頭便拜宋江滾下來答禮問道三位壯士何故不殺小人反行重禮此意如何亦拜在地那三箇好漢一齊跪下燕順道小弟只要把尖刀剗了自己的眼睛

原來不識好人。一時間見不到處。少問箇緣由。爭些兒壞了義士。若非天幸。使令仁兄自說出大名來。我等如何得知仔細。小弟在江湖上綠林叢中。走了十數年。聞得賢兄仗義疎財。濟困扶危。的大名。只恨緣分淺薄。不能拜識尊顏。今日天使相會。真乃稱心滿意。宋江答道。量宋江有何德能。教足下如此掛心。錯愛燕順。道仁兄禮賢下士。結納豪傑。各聞寰宇。誰不欽敬梁山泊。近來如此興旺。四海皆聞。曾有人說道。盡出仁兄之賜。不知仁兄獨自何來。今却到此。宋江把這救晁蓋一節。殺閻婆惜一節。却投柴進向孔太公許多時。并今次要往清風寨尋小李廣。花榮這幾

梁山泊又影現

豈敘語又法又變

件事一一備細說了三箇頭領大喜。隨即取套衣服與宋

江穿了一面叫殺羊宰馬。連夜筵席。當夜直喫到五更。叫

小嘍囉伏侍宋江歇了。次日辰牌起來。訴說路上許多事

務。又說武松如此英雄了得。三箇頭領跌脚懊恨。道我們

無緣。若得他來這裏十分是好。却恨他投那裏去了。話休

絮繁。宋江自到清風山住了五七日。每日好酒好食管待

不在話下。時當臘月初旬。山東人年例臘日上墳。只見小

嘍囉山下報上來。說道大路上有一乘轎子。七八箇人跟

着挑着兩箇盒子。去墳頭化紙。王矮虎是箇好色之徒。見

報了。想此轎子必是箇婦人。便點起三五小嘍囉。便要

風俗不寫真

下山宋江燕順那裏攔當得住綽了鎗刀敲一棒銅鑼下  
山去了宋江燕順鄭天壽三人自在寨中飲酒那王矮虎  
去了約有三兩箇時辰遠探小嘍囉報將來說道王頭領  
直赶到半路裏七八箇軍漢邪走了拿得轎子裏擡着的  
一箇婦人只有一箇銀香盒別無物件財物燕順問道那  
婦人如今擡到那裏小嘍囉道王頭領已自擡在山後房  
中去了燕順大笑宋江道原來王英兄弟要貪女色不是  
好漢的勾當燕順道這箇兄弟諸般都肯向前只是有這  
些毛病宋江道二位和我同去勸他燕順鄭天壽便引了  
宋江直來到後山王矮虎房中推開房門只見王矮虎正

攔住那婦人求歡見了三位入來慌忙推開那婦人讓三  
位坐宋江看那婦人時但見

身穿縞素腰繫孝裙不施脂粉自然體態妖嬈懶染鉛  
華生定天姿秀麗雲含春黛恰如西子顰眉雨滴秋波  
渾似驪姬垂涕

宋江看見那婦人便問道娘子你是誰家宅眷這般時節  
出來閒走有甚麼要緊那婦人含羞向前深深地道了三  
箇萬福便答道侍兒是清風寨知寨的渾家爲因母親棄  
世今得小祥特來墳前化紙那裏敢無事出來閒走告大  
王垂救性命宋江聽罷喫了一驚肚裏尋思道我正來投

這病原是骨  
髓裏帶  
來的若  
不犯着  
他世出  
世間何  
事不可  
殺

透花知寨莫不是花榮之妻我如何不救宋江問道你文  
夫花知寨如何不同你出來上墳那婦人道告大王侍兒  
不是花知寨的渾家宋江道你恰纔說是清風寨知寨的  
恭人那婦人道大王不知這清風寨如今有兩箇知寨一  
文一武武官便是知寨花榮文官便是侍兒的丈夫知寨  
劉高宋江尋思道他丈夫既是和花榮同僚我不救時明  
日到那裏須不好看宋江便對王矮虎說道小人有句話  
說不知你肯依麼王英道哥哥有話但說不妨宋江道但  
凡好漢犯了溜骨髓三箇字的好生惹人耻笑我看這娘  
子說來是箇朝廷命官的恭人怎生看在下薄而并江湖

大頭巾  
更犯一  
種点水  
不漏与  
副入骨  
髓的病  
所以毒  
於賊盜

上大義兩字放他下山回去教他去教他夫妻完聚如何王英道  
哥哥聽稟王英日來沒箇押寨夫人做伴况兼如今世上  
都是那大頭巾弄得反了哥哥管他則甚胡亂容小弟這  
些箇宋江便跪一跪道賢弟若要押寨夫人時日後宋江  
揀一箇停當好的在下納財進禮娶一箇伏侍賢弟只是  
這箇娘子是小人友人同僚正官之妻怎地做箇人情故  
了他則箇燕順鄭天壽一齊扶住宋江道哥哥且請起來  
這箇容易宋江又謝道恁的時重承不阻燕順見宋江堅  
意要救這婦人因此不顧王矮虎肯與不肯喝令轎夫墮  
了去那婦人聽了這話插燭也似拜謝宋江一口一聲叫

又羞又過  
只四字寫  
盡情事  
稱名之後  
又稱在下  
小人是个  
對不知已  
的大王說  
耶

道謝大王宋江道恭人你休謝我我不是山寨裏大王我自是鄆城縣客人那婦人拜謝了下山兩箇轎夫也得了性命擡着那婦人下山來飛也似走只恨命娘少生了兩隻脚這王矮虎又羞又悶只不做聲被宋江拖出前廳勸道兄弟你不要焦躁宋江日後好要與兄弟完娶一箇教你歡喜便了小人並不失信燕順鄭天壽都笑起來王矮虎一時被宋江以禮義縛了雖不滿意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自同宋江在山寨中喫筵席不在話下且說清風寨軍人一時聞破擄了恭人去只得回來報與劉知寨說道恭人被清風山強人擄去了劉高聽了大怒

喝罵去的軍人不了事如何做了恭人大棍打那去的軍漢衆人分說道我們只有五七箇他那裏三四十人如何與他敵得劉高喝道胡說你們若不去奪得恭人回來時我都把你們下在牢裏問罪那幾箇軍人喫逼不過沒奈何只得央浼本寨內軍健七八十人各執鎗棒用意來奪不想來到半路正撞見兩箇轎夫擡得恭人飛也似來了衆軍漢接見恭人問道怎地能勾下山那婦人道那厮捉我到山寨裏見我說道是劉知寨的夫人說得那厮慌忙拜我使叫轎夫送我下山來衆軍漢道恭人可憐見我們只對相公說我們打奪得恭人回來權救我衆人這頓打

花娘嘴可恨

爾語真情  
延布得有

那婦人道我自有的道理說便了眾軍漢拜謝了簇擁着轎  
子便行衆人見轎夫走得快便說道你兩箇開常在鎮上  
擡轎時只是驚行鴨步如今却怎地這等走的快那兩箇  
轎夫應道本是走不動却被背後老大栗暴打將來衆人  
笑道你莫不見鬼背後那得人轎夫方纔敢回頭看了道  
哎也是我走的慌了脚後跟直打着腦杓子衆人都笑簇  
着轎子回到寨中劉知寨見了大喜便問恭人道你得誰  
人救了你回來那婦人道便是那厮們擄我去不從姦騙  
正要殺我見我說是知寨的恭人不敢下手慌忙拜我却  
得這許多人來搶奪得我回來劉高聽了這話便叫取十

瓶酒一口猪賞了衆人不在話下且說宋江自救了那婦  
人下山又在山寨中住了五七日思量要來投邊花知寨  
當時作別要取三箇頭領苦留不住做了送路筵席餞  
行各送些金寶與宋江打縛在包裹裏當日宋江早起來  
洗漱罷喫了早飯拴束了行李作別了三位頭領下山那  
三箇好漢將了酒菓肴饌直送到山下二十餘里官道傍  
邊把酒分別三人不捨叮囑道哥哥去清風寨回來是必  
再到山寨相會幾時宋江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說道再得  
相見唱箇大喏分手去了若是說話的同時生並肩長攔  
腰抱住把臂拖回宋公明只因要來投邊花知寨險些兒

時挑撥

死無葬身之地。正是遭逢坎坷。皆天數際會。風雲豈偶然。畢竟宋江來尋花。知寨撞着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評。公明與武行者臨別洒淚。叮嚀數語。丈夫意氣相期。真切懇摯。然亦惟公明能如此。真切懇摯也。

忠義水滸全書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鰲山。花榮大鬧清風寨。

綱目案

話說這清風山離青州不遠。只隔得百里來路。這清風寨却在青州三岔路口。地名清風鎮。因為這三岔路上通三處惡山。因此特設這清風寨。在這清風鎮上那裏也有三五千人人家。却離這清風山只有一站多路。當日三位頭領自上山去了。只說宋公明獨自一箇背着些包裹。迤邐來到清風鎮上。便借問花知寨住處。那鎮上人答道。這清風寨衙門在鎮市中間。南邊有箇小寨。是文官劉知寨住宅。



北邊那箇小寨正是武官花知寨住宅宋江聽罷謝了那人便投北寨來到得門首見有幾箇把門軍漢問了姓名入去通報只見寨裏走出那箇少年的軍官來拖住宋江便拜那人生得如何但見

齒白唇紅雙眼俊兩眉入鬢常清細腰寬勝似猿形能騎乖劣馬愛放海東青百步穿楊神臂健弓開秋月分明雕翎箭發迸寒星人稱小李廣將種是花榮

出來的年少將軍不是別人正是清風寨武知寨小李廣花榮那花榮怎生打扮但見

身上戰袍金翠綉

腰間玉帶嵌山犀

滌青巾幘雙環小

文武花靴抹綠底

花榮見宋江拜罷喝叫軍漢接了包裹村刀腰刀扶住宋江直到正廳上便請宋江當中涼床上坐了花榮又納頭拜了四拜起身道自從別了兄長之後屈指又早五六年矣常常念想聽得兄長殺了一箇潑烟花官司行文書各處追捕小弟聞得如坐針氈連連寫了十數封書去貴莊問信不知會到也不今日天賜幸得哥哥到此相見一面大慰平生說罷又拜宋江扶住道賢弟休只顧講禮請坐了聽在下告訴花榮斜坐着宋江把殺閻婆惜一事和投遼柴大官人并孔太公莊上遇見武松清風山上被捉遇

何等交情  
節親骨肉  
不過如此

燕順等事細細地都說了一遍。花榮聽罷，答道：「兄長如此多磨難，今日幸得仁兄到此，且住數年，却又理會。」宋江道：「若非兄弟，宋清寄書來，孔太公莊上時在下也，特地要來。」賢弟這裏走一遭，花榮便請宋江去後堂裏坐，喚出渾家崔氏來，拜伯伯，拜罷，花榮又叫妹子出來，拜了哥哥，便請宋江更換衣裳，鞋襪香湯沐浴，在後堂安排筵席，洗塵當日筵宴上，宋江把救了劉知寨恭人的事備細對花榮說了一遍。花榮聽罷，皺了雙眉，說道：「兄長沒來由救那婦人，做甚麼正好教滅這厮的口。」宋江道：「却又作怪，我聽得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因此把做賢弟同僚面上，特地不

賢婦原是  
一類罵得  
痛快

貪污官不  
賢婦原是  
一類罵得  
痛快

顧王矮虎相怪，一力要救他下山，你却如何恁的說。花榮道：「兄長不知，不是小弟說口，這清風寨是青州緊要去處，若還是小弟獨自在這裏守把，時遠近強人怎敢把青州攪得粉碎。近日除將這箇窮酸，餓醋來做箇正知寨，這厮又是文官，又沒本事，自從到任，把此鄉間些少上戶，詐騙亂行法度，無所不為。小弟是箇武官，副知寨每每被這厮毆氣，恨不得殺了這厮。禽獸兄長，却如何救了這厮的婦人，打緊這婆娘極不賢，只是調撥他丈夫行不仁的事，殘害良民，貪圖賄賂，正好叫那賤人受些玷辱。兄長錯救了這等不才的人，宋江聽了，便勸道：「賢弟差矣，自古道

宋江肯道  
說花榮能  
受言真如  
朋友

說得有情  
有宋

不要說到  
元宵先開  
開散上說  
雖然亦見  
宋江好處

好漢要人  
欢喜也須  
用着銀子  
世情可憐  
只是好漢  
捨得銀子  
耳若沒銀  
子的好漢  
真是可憐  
只有硬着

冤讐可解不可結。他和你同僚官。雖有些過失。你可隱惡而揚善。賢弟休如此淺見。花榮道：兄長見得極明。來日公廨內見劉知寨時。與他說過。救了他老小之事。宋江道：賢弟若如此。也顯你的好處。花榮夫妻幾口兒。朝暮臻臻。至至獻酒供食。伏侍宋江。當晚安排牀帳。在後堂軒下。請宋江安歇。次日又備酒食筵宴。管待話休絮煩。宋江自到花榮寨裏。喫了四五日酒。花榮手下有幾箇梯已人。一日換一箇撥些碎銀子。在他身邊。每日教相陪宋江去清風鎮街上觀看市井。誼譙村落宮觀寺院。閑走樂情。自那日為始。這梯已人相陪着。閑走邀宋江去市井上閑說。那清

風鎮上也有幾座小拘欄。并茶坊酒肆。自不必說。得當日宋江與這梯已人在小拘欄裏。閑看了一回。又去近村寺院道家宮觀遊賞。一回請去市鎮上酒肆中飲酒。臨起身時。那梯已人取銀兩還酒錢。宋江那裏肯要。他還錢却自取碎銀還了。宋江歸來。又不對花榮說。那箇同飲的人歡喜。又落得銀子。又得身閑。自此每日撥一箇相陪。和宋江去閑走。每日又只是宋江使錢。自從到寨裏。無一箇不敬愛他的。宋江在花榮寨裏住了將及一月。有餘看看臘盡春回。又早元宵節近。且說這清風寨鎮上居民商量放燈。一事。準備慶賞元宵。科斂錢物。去土地大王廟前扎縛起

春梁拚着性命不要人銀子不受人憐便是好漢

不漏却地方正話

不能陪往此又是文章補漏放

一座小鰲山上面結綵懸花張掛五七百碗花燈土地大王廟內逞賽諸般社火家家門前扎起燈棚賽懸燈火市鎮上諸行百藝都有雖然比不得京師只此也是人間天上當下宋江在寨裏和花榮飲酒正值元宵是日晴明得好花榮到巳牌前後上馬去公廨內點起數百箇軍士教晚間去市鎮上彈壓又點差許多軍漢分頭去四下裏守把柵門未牌時分回寨來邀宋江喫點心宋江對花榮說道聽聞此間市鎮上今晚點放花燈我欲去看看花榮答道小弟本欲陪侍兄長奈緣我職役在身不能勾閑步同往今夜兄長自與家間二三人去看燈早早的便回小弟

在家專待家宴三杯以慶佳節宋江道最好却早天色向晚東邊推出那輪明月上來正是

玉漏銅壺且莫催

星橋火樹徹明開

鰲山高聳青雲上

何處遊人不看來

當晚宋江和花榮家親隨梯已人兩三箇跟隨着緩步徐行到這清風鎮上看燈時只見家家門前搭起燈棚懸掛花燈燈上畫着許多故事也有剪綵飛白牡丹花燈并芙蓉荷花異樣燈火四五箇人手厮挽着來到大王廟前看那小鰲山時但見

山石穿雙龍戲水雲霞映獨鶴朝天金蓮燈王梅燈晃

一片琉璃荷花燈芙蓉燈散千團錦繡銀蛾團彩雙雙  
隨繡帶香毬雪柳爭輝縷縷佛華旛翠幙村歌社鼓花  
燈影裏競喧闐織婦蠶奴畫燭光中同賞翫雖無佳麗  
風流曲盡賀豐登大有年

當下宋江等四人在鰲山前看了一回迤遲投南走不過  
五七百步只見前面燈燭熒煌一夥人圍住在一箇大墻  
院門首熱鬧鑼聲響處衆人喝采宋江看時却是一夥舞  
鮑老的宋江矮矍人背後看不見那相陪的梯已人却認  
的社火隊裏便教分開衆人讓宋江看那跳鮑老的身軀  
紐得村村勢勢的宋江有人呵呵大笑只見這墻院裏面

應將仇報  
世上多有  
此事真使  
人恨

却是劉知寨夫妻兩口兒和幾箇婆娘在裏面看聽得宋  
江笑聲那劉知寨的老婆於燈下却認的宋江便指與丈  
夫道兀那箇黑矮漢子便是前日清風山搶擄下我的賊  
頭劉知寨聽了喫一驚便喚親隨六七人叫捉那箇笑的  
黑漢子宋江聽得回身便走走不過十餘家衆軍漢趕上  
把宋江捉住拿了來恰似阜鷗追紫燕正如猛虎啖羊羔  
拿到寨裏用四條麻索綁了押至廳前那三箇梯已人見  
捉了宋江去自跑回來報與花榮知道且說劉知寨坐在  
廳上叫解過那厮來衆人把宋江簇擁在廳前跪下劉知  
寨喝道你這厮是清風山打劫強賊如何敢擅自來看燈

却巧自者  
張三政供  
出此人今  
受此苦

亦問得是

人嘴惡  
令人恨極

今被擒獲有何理說宋江告道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張  
三與花知寨是故友來此間多日了從不會在清風山打  
劫劉知寨老婆却從屏風背後轉將出來喝道你這厮兀  
自賴哩你記得教我叫你做大王時宋江告道恭人差矣  
那時小人不對恭人說來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亦被擄  
掠在此間不能勾下山去劉知寨道你既是客人被擄劫  
在那裏今日如何能勾下山來却到我這裏看燈那婦人  
便說道你這厮在山上時大刺刺的坐在中間交椅上由  
我、叫、大、王、那、裏、係、人、宋、江、道、恭、人、全、不、記、我、一、力、救、你、下  
山、如、何、今、日、到、把、我、強、扭、做、賊、那、婦、人、聽、了、大、怒、指、着、宋

江罵道這等賴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劉知寨道說得是  
喝叫取過批頭來打那厮一連打了兩料打得宋江皮開  
肉綻鮮血迸流便叫把鐵鎖鎖了明日合箇囚車把鄆城  
虎張三解上州裏去却說相陪宋江的梯已人慌忙盜回  
來報知花榮花榮聽罷大驚連忙寫一封書差兩箇能幹  
親隨人去劉知寨處取親隨人齎了書急忙到劉知寨門  
前把門軍士入去報覆道花知寨差人在門前下書劉高  
叫喚至當廳那親隨人將書呈上劉高拆開封皮讀道  
花榮拜上僚兄相公座前所有薄親劉丈近日從濟州  
來因看燈火誤犯尊威萬乞情恕放免自當造謝草字

不恭煩乞照察不宣

劉高看了大怒把書扯的粉碎大罵道花榮這厮無禮你是朝廷命官如何却與強賊通同也來瞞我這賊已招是  
鄆城縣張三你却如何寫道是劉丈俺須不是你偷弄的  
你寫他姓劉是和我同姓恁的我便放了他喝令左右把  
下書人推將出去那親隨人被趕出寨門急急歸來稟覆  
花榮知道花榮聽了只叫得苦了哥哥快備我的馬來花  
榮披掛拴束了弓箭綽鎗上馬帶了三五十名軍漢都拖  
鎗拽棒直透到劉高寨裏來把門軍人見了那裏敢攔當  
見花榮頭勢不好盡皆喫驚都四散走了花榮搶到廳前

下了馬手中拿着鎗那三五十人都擺在廳前花榮口裏  
叫道請劉知寨說話劉高聽得驚的魂飛魄散懼怕花榮  
是箇武官那裏敢出來相見花榮見劉高不出來立了一  
回喝叫左右去兩邊耳房裏搜人那三五十軍漢一齊去  
搜時早從廊下耳房裏尋見宋江被麻索高吊起在梁上  
又使鐵索鎖着兩腿打得肉綻幾箇軍漢便把繩索割斷  
鐵鎖打開救出宋江花榮便叫軍士先送回家裏去花榮  
上了馬綽鎗在手口裏發話道劉知寨你便是箇正知寨  
待怎的奈何了花榮誰家沒箇親眷你却甚麼意思我的  
一箇表兄直拿在家裏強扭做賊好欺負人明日和你說

話花榮帶了衆人自回到寨裏來看視宋江却說劉知寨見花榮救了人去急忙點起一二百人也叫來花榮寨奪人那二百人內新有兩箇教頭爲首的教頭雖然了得些鎗刀終不及花榮武藝不敢不從劉高只得引了衆人迤花榮寨裏來把門軍士入去報知花榮此時天色未甚明亮那二百來人擁在門首誰敢先入去都懼怕花榮了得看看天大明了却見兩扇大門不開只見花知寨在正廳上坐着左手拿着弓右手挽着箭衆人都擁在門前花榮豎起弓大喝道你這軍士們不知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劉高差你來你要替他出色你那兩箇新叅教頭還未見花

知寨的武藝今日先教你衆人看花知寨弓箭然後你那厮們要替劉高出色不怕的人來看我先射大門上左邊門神的骨朵頭塔上箭拽滿弓只一箭喝聲道着正射中門神骨朵頭衆人看了都喫一驚花榮又取第二枝箭大叫道你們衆人再看我這第二枝箭要射右邊門神的頭上朱纓颯的又一箭不偏不斜正中纓頭上那兩枝箭却射定在兩扇門上花榮再取第三枝箭喝道你衆人看我第三枝箭要射你那隊裏穿白的教頭心窩那人叫聲哎呀便轉身先走衆人發聲喊一齊都走了花榮且叫閉上寨門却來後堂看覷宋江花榮說道小弟誤了哥哥受

總束一句  
有力有采



此之苦宋江答道我却不妨只恐劉高那厮不肯和你干  
 休我們也要計較箇長便花榮道小弟捨着棄了這道官  
 詭和那厮理會宋江道不想那婦人將恩作怨教丈夫打  
 我這一頓我木待自說出真名姓來却又怕閻婆惜事發  
 因此只說鄆城客人張三耐劉高無禮要把我做鄆城  
 虎張三解上州去合箇囚車盛我要做清風山賊首時瑣  
 刻便是一刀一剛不得賢弟自來力救便有銅唇鐵舌也  
 和他分辯不得花榮道小弟尋思請書人冬不進情只想他是讀書人須念  
 同姓之親因此寫了劉丈不想他直恁沒些人情如今既  
 已救了來家且却又理會宋江道賢弟差矣旣然仗你豪

勢救了人來凡事要三思自古道喫飯防噎行路防跌他  
 被你公然奪了人來急使人來搶又被你一嚇盡都散了  
 我想他如何肯干罷必然要和你動文書今晚我先走上  
 清風山去躲避你明日却好和他白賴終久只是文武不  
 和相毆的官司我若再被他拿出去時你便和他分說不  
 過花榮道小弟只是一勇之夫却無兄長的高明遠見只  
 恐兄長傷重了走不動宋江道不妨事急難以擔問我自  
 捱到山下便了當日敷貼了膏藥喫了些酒肉把包裹都  
 寄在花榮處黃昏時分便使兩箇軍漢送出柵外去了宋  
 江自連夜捱去不在話下再說劉知寨見軍十一箇箇都

文五世  
一番情節  
不波開方

散回寨裏來說道花知寨十分英勇了得誰敢去近前當  
 他弓箭兩箇教頭道着他一箭時射箇透明窟窿却是都  
 去不得劉高那厮終是箇文官意思深狠有些筭計當下  
 劉高尋思起來想他這一奪去必然連夜放他上清風山  
 去了明目却來和我白賴便爭競到上司也只是文武不  
 和鬪毆之事我却如何奈何的他我今夜差二三十軍漢  
 去五里路頭等候倘若天幸捉着時將來悄悄的關在家  
 裏却暗地使人連夜去州裏報知軍官下來取就和花榮  
 一發拿了都害了他性命那時我獨自霸着這清風寨省  
 得受那厮們的氣當晚點了二十餘人各執鎗棒就夜去

嫌大清得著古傳之病亦同此

單、單、爲、井、便、起、惡、

供五十八  
回餘案

子約莫有二更時候去的軍漢背剪麻得未江到來劉知  
 寨見了大喜道不出吾之所料且與我囚在後院裏休教  
 一箇人得知連夜便寫了實封申狀差兩箇心腹之人星  
 夜來青州府飛報次日花榮只道宋江上清風山去了坐  
 視在家心裏自道我且看他怎的竟不來係着劉高也只  
 做不知兩下都不說着且說這青州府知府正值陞廳公  
 座那知府覆姓慕容雙名彥達是今上徽宗天子慕容貴  
 妃之兄倚托妹子的勢要在青州橫行殘害良民欺罔僚  
 友無所不爲正欲回衙早飯只見左右公人接上劉知寨  
 甲狀飛報賊情公事知府接來看了劉高的文書喫了一

漢三山表  
要案

驚便道花榮是箇功臣之子如何結連清風山強賊這罪犯非小未委虛的便教喚那本州兵馬都監來到廳上分付他去原來那箇都監姓黃名信爲他本身武藝高強威鎮青州因此稱他爲鎮三山那青州地面所管下有三座惡山第一便是清風山第二便是二龍山第三便是桃花山這三處都是強人草寇出沒的去處黃信却自誇要捉盡三山人馬因此喚做鎮三山這兵馬都監黃信上廳來領了知府的言語出來點起五十箇壯健軍漢披掛了衣甲馬上擎着那口喪門劍連夜便下清風寨來逕到劉高寨前下馬劉知寨出來接着請到後堂敘禮罷一面安排

黃信亦有  
智略并司  
捉花榮波  
濶又濶

酒食管待一面犒賞軍士後面取出宋江來教黃信看了黃信道這箇不必問了連夜合箇囚車把這厮盛在裏面頭上抹了紅絹插一箇紙旗上寫着清風山賊首郵城虎張三宋江那裏敢分辯只得由他們安排黃信再問劉高道你拿得張三時花榮知也不知劉高道小官夜來二更拿了悄悄藏的在家裏花榮只道去了安坐在家黃信道既是恁的却容易明早安排一副羊酒去大寨裏公廳上擺着却教四下裏埋伏下三五十人預備着我却自去花榮家請得他來只推道慕容知府聽得你文武不和因此特差我來置酒勸諭賺到公廳只看我擲盞爲號就下

手拿住了，一同解上州裏去。此計如何？劉高喝采道：「還是相公高見！此計大妙，却似瓮中捉鱉，手到拿來。當夜定了計策，次日天曉先去大寨左右兩邊帳裏預先埋伏了軍士，廳上虛設着酒食筵宴，早飯前後黃信上了馬，只帶三兩箇從人來到花榮寨前，軍人入去傳報。花榮問道：「來做甚？」軍漢答道：「只聽得教報道黃都監特來相探花榮。」聽罷，便出來迎接。黃信下馬，花榮請至廳上，敘禮罷，便問道：「都監相公有何公幹？」到此黃信道：「下官蒙知府呼喚，發落道爲是你清風寨內文武官僚不和，未知爲甚緣由？知府誠恐二位因私讐而誤公事，特差黃其齎到羊酒前來。」

語近情  
黃信可相

與你二位講和已安排在大寨公廳上，便請足下上馬同往花榮。笑道：「花榮如何敢欺罔劉高？他又是箇正知寨，只是本人累累要尋花榮的過失，不想驚動知府，有勞都監下臨草寨。花榮將何以報黃信附耳低言道：「知府只爲足下一人，尚有些刀兵動時，他是文官，做得何用？你只依着我行。」花榮道：「深謝都監過愛。」黃信便邀花榮同出門，自上馬。花榮道：「且請都監少敘三杯了去。」黃信道：「待說開了暢飲，何效？」花榮只得叫備馬，當時兩箇竝馬而行，直來到大寨，下了馬。黃信携着花榮的手，同上公廳來，只見劉高已白先在公廳上，三箇人都相見了。黃信叫取酒來，從人已

自先把花榮的馬牽將出去，閉了寨門。花榮不知是計，只想黃信是一般武官，必無歹意。黃信擎一盞酒來，先勸劉高道：「知府爲因聽得你文武二官同僚不和，好生憂心。今日特委黃信到來與你二公陪話，煩望只以報答朝廷爲重。再後有事，和同商議。」劉高答道：「量劉高不才，頗識些理法。直教知府恩相如此掛心，我二人也無甚言語爭執。此是外人妄傳。」黃信大笑道：「妙哉！劉高飲過酒，黃信又斟第二杯酒來勸花榮道：「雖然是劉知寨如此說了，想必是閑人妄傳。故是如此，且請飲一杯。」花榮接過酒，喫了。劉高拿副盞盞斟一盞酒，回勸黃信道：「動勞都監相公降臨敝地，

滿飲此杯。」黃信接過酒，末拿在手裏，把眼四下一看，有十數箇軍漢簇上廳來，黃信把酒盞望地下一擲，只聽得後堂一聲喊起，兩邊帳幙裏走出三五十箇壯健軍漢，一發上把花榮拿倒在廳前。黃信喝道：「綁了花榮！」一片聲叫道：「我得何罪？」黃信大笑，喝道：「兀自敢叫哩！你結連清風山強賊，一同背反朝廷，當得何罪？我念你往日面皮不去，驚動你家老小，花榮叫道：「也須有箇證見。」黃信道：「還你一箇證見，教你看真賊真賊，我不屈你左右與我推將來。無移時，一輛囚車，一箇紙旗兒，一條紅抹額，從外面推將入來。花榮看了，見是宋江，目睜口呆，面面相覷，做聲不得。黃

上司朝廷  
有可分辯  
處便是大  
平世界

信喝道這須不于我事見有告人劉高在此花榮道不妨  
不妨這是我的親眷他自是鄆城縣人你要強紐他做賊  
到上司自有分辯處黃信道你既然如此說時我只解你  
上州裏你自去分辯便叫劉知寨點起一百寨兵防送花  
榮便對黃信說道都監賺我來雖然捉了我便到朝廷和  
他還有分辯可看我和都監一般武職官面你去我衣服  
容我坐在囚車裏黃信道這一件容易便依着你就叫劉  
知寨一同去州裏折辯明白休要枉害人性命當時黃信  
與劉高都上了馬監押着兩輛囚車并帶三五十軍士一  
百寨兵簇擁着車子取路迤青州府來有分教火焰堆裏

送數百間屋宇人家刀斧叢中殺一二千殘生性命正是  
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入害汝休嘆畢竟解宋江投青州  
來怎地脫身且聽一回分解

評 恩將仇報世上多有此事只看劉知寨妻認公明  
為賊真使人恨極

